

抗戰勝利80周年

香港抗戰記憶的歷史建構與青年家國精神的生成

劉智鵬

窗明風和

歷史記憶的現代性重構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在歷史的長河中，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地理與文化節點，其抗戰記憶不僅是過去事件的歷史記錄，更是一種精神遺產的現代性重構。本文旨在通過陳述香港抗戰歷史中的青年參與、民眾貢獻以及當代歷史教育的創新實踐，探討香港青年與家國精神之間的深層聯結，並揭示這種聯結在當代社會中的傳承意義。

一、青年群體在抗戰中的角色與家國情懷的覺醒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這一歷史事件標誌着香港青年在抗戰中的主動參與與家國情懷的覺醒。他們在國破家亡的邊緣上，以投筆從戎的實際行動詮釋了家國情懷的真正面貌。港九大隊的資料記載，當年參與游擊戰的人員中大部分是香港居民，其



●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常設抗戰主題展覽廳。

中不少青少年隊員來自今日廣為人知的香港名校。他們放下書包走出校園，在鬧市的街巷中穿梭，在鄉郊的山林中遊走；以青春熱血與敵人武裝周旋，以機智靈巧織就情報網絡，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內涵。

國家興亡，匹夫固然有責，也有不少人家動員眾人，集體投身游擊隊伍；其中表表者有蔡國樑一家、葉文秋一家、黃作梅一家、林展一家、林傳一家和有「香港抗日一家人」之稱的沙頭角南涌羅家等。羅家11人先後投身抗日游擊隊，當中以羅許月、羅雨中、羅汝澄、羅歐鋒四姊弟的表現尤為傑出。羅雨中組建香港首支民兵隊伍時年僅19歲，其弟羅汝澄成為首批潛伏日偽機關的特工，大姊羅許月則擔任交通站站長，羅歐鋒是大鵬灣的海上英雄。這一全家總動員的抗戰傳奇，不僅突破了階層與身份的桎梏，更彰顯了民族危亡之際青年群體的集體覺醒與責任擔當。

二、民眾抗戰的多維貢獻：超越戰場的奉獻精神

香港民眾對抗戰的貢獻除了在戰場上的鬥爭，也充分體現在文化保護、後勤支援與人道主義行動等多個層面。香港淪陷之際，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已經潛入港九市區，為秘密營救滯港抗日文化人士作出部署。他們的行動得到香港民眾捨命相助，從市區轉運游擊隊員和文化人士到鄉郊地帶，然後引領離境前往內地。其中的感人故事有山寮村長王亞元將廖承志等文化名人藏於家中，其子王志平其後也投身抗日，成為游擊隊交通員；印尼華僑楊竹南獻出元朗客家大宅「適廬」作為秘密大營救的中轉站，接待了素未謀面的茅盾、鄭韜奮等文化精英。在國家民族陷於危難的時候，這些普通樸素的市民見義即起，以生命為動力，以房產為屏障，構築起文化精英的方舟，為民眾留下保護中華文化的重要印記。

在港九大隊活躍的西貢，赤徑村村長趙丙喜傾力支援游擊隊的行動，動員子侄加入戰鬥，又組織婦女收割柴草、照料傷患。族人趙連勝利用與英軍服務團的特殊關係，將20名印籍戰俘安全轉

移，展現了超越種族與國籍的人道主義精神。在保護游擊隊的生死關頭，烏蛟騰村長李世藩與黃毛應村村民鄧德安以生命詮釋了誓死保障游擊隊安全的諾言，他們以鮮血澆灌了新界山野的紅花，也鑄就了香港民眾抗戰史上最悲壯的篇章。

三、歷史教育的當代實踐：從記憶到傳承的創新路徑

嶺南大學2025年推出的「歷史溫度」教育計劃，通過實地考察與沉浸式體驗，突破了傳統教科書的局限。教師與學生在廣東岩洞中觸摸當年游擊隊的駐紮遺蹟，使塵封的檔案變得鮮活。他們也走訪了大嶼山寶蓮寺住持恆可大師庇護游擊隊員的禪房，抗戰時的彈孔仍然清晰可見。他們也去過昂窩村凌娘救治傷患的芭蕉林生態公園，追慕當年「游擊隊母親」的英烈事跡。這些遺址都成為了今日歷史教育的生動載體。

除了考察體驗，香港地方志中心通過數字化與二次元風格，開發AR歷史地圖與中學生創作的動漫《港九大隊日記》，重新呈現了抗戰歷史的細節與精神。這些創新形式不僅喚醒了年輕一代的情感共鳴，也為歷史記憶的傳承提供了新的路徑。

結論：歷史精神的不朽價值與當代意義

站在太平山頂遠眺，維多利亞港的波光依舊，但歷史的記憶與精神從未遠離。從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戰士在岩洞中刻下的「保家衛國」誓詞，到今日青年在社交媒體發起的「歷史尋根」行動，香港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基因始終未變。這種精神的傳承，不是簡單的記憶複述，而是讓年輕人在理解歷史中找到定位，在傳承精神中擔當使命。當每個香港青年都能自豪地說出「我的故事與中國相連」，就是對抗戰精神最好的告慰。

歷史的長河一往無前，但光照人類的精神將永記於心。回顧抗戰，目的並不在於深化國仇家恨，而在於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通過學術探討與實踐傳承，香港抗戰記憶將繼續照亮未來，成為激勵新時代青年擔當家國使命的精神火炬。

（作者為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安放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蒙憲



筆尖故事

我在整理母親舊物時，一本已經破損的小冊子引起我的好奇：紅色緞面，四邊殘破，從冊子連接處的孔眼看，小冊子應該是靠鉚釘（或緞帶）連接，可惜早已無存，小冊子變成了活頁本，上有文字或圖畫的有20多頁。

我翻看過小冊子，類似今天學校同學畢業臨別贈言紀念冊，母親說，是，也不全是。她讀中學那個年代，同學師長友朋之間，平時也會相互贈言或丹青。因此，小冊子的內容大部分在民國卅一年（1942年），也就是母親中學畢業的那一年，距今已有八十多年。

青年學子熾熱的抗日情懷

一位名「舉岱」同學的贈言：「狼煙勢方熾，國道傷寒速；弦歌聲未絕，毋負此綺年。 順楨同學 舉岱 三十一年四月」。（家母姓秦）

另一名同學的贈言則是另一番景象：「順楨：你記得否？那被敵人炸毀的校舍中曾埋葬着我們一度熱烈的友誼。此次之別，不知還能再會否？希望你不忘記我這萬無一能的人！友口（看不清，以口代之，下同）塗於一九四二年 五. 二二。」

再看另一位女同學的贈言：「芒子：你瞧：祖國的原野上，遍插着敵國的旗幟，敵人的鐵蹄已深入祖國的腹地。你聽：貧窮者的哀叫，飢餓人民的呼聲，被壓迫者的呻吟。願你：以你的熱血去為祖國復仇，以你的歌聲去喚醒夢中的同胞，去為貧苦、飢餓、被壓迫的人民爭生存，求解放。朋友！別了！菊口於桂1942.5。」贈言抬頭呼「芒子」者，是母親的暱稱（或曰別名）。據母親回憶，那時的中學生有不少喜歡取暱稱（或別名）。

音樂是抗日鬥爭的武器

有幾位同學在贈言裏直白袒露了音樂與歌唱在抗日鬥爭中的作用，語含對母親的殷殷勉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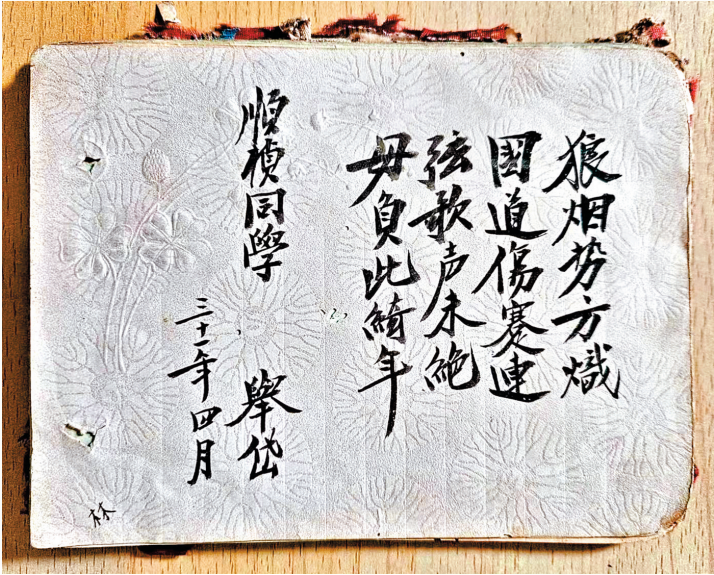
有一位叫「婉娟」的同學贈言：「朋友：音樂已經不是溫室裏的鮮花了！而是實行鬥爭的『武器』；組織民眾有力的『工具』。目前，歌運正需着您哩！！！順楨友存念 婉娟於桂女中一九四二年 五 廿」

贈言中「歌運」一詞，指的是當時抗日戰爭期間桂林城的「歌詠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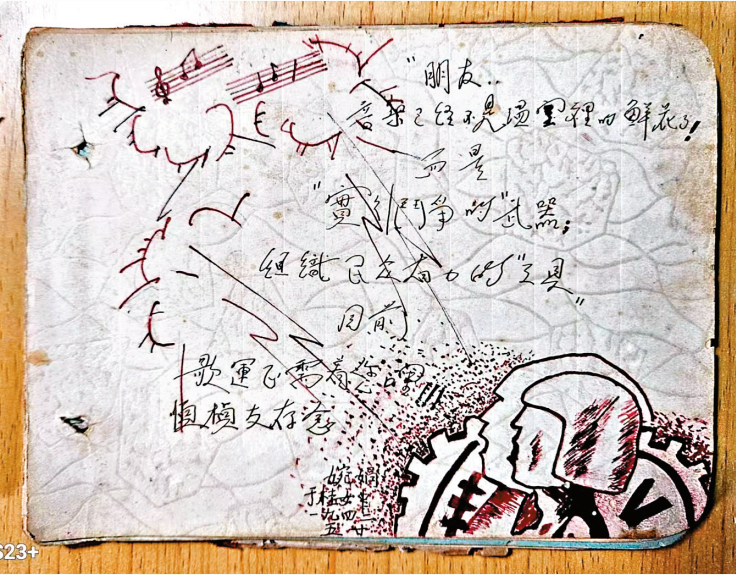
母親在時隔四十多年後的1984年，在《廣西日報》撰文回憶到：「四十年代初期，當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時，桂林的音樂活動也在抗日救亡聲中蓬勃開展。」

一年後的1985年，母親又在《桂林日報》撰寫了一篇更詳盡的回憶文章《抗戰音運拾憶》：「抗戰時，桂林古城救亡運動風起雲湧，音樂活動也隨着日益蓬勃興旺。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之後，進步文化大師及音樂影劇界人士雲集，山城曾獲『小延安』之稱。除歐陽予倩先生早已坐鎮桂林外，計有田漢、巴金、夏衍、洪深、陳白塵、熊佛西、蔡楚生、胡然、陸華柏、蝴蝶、金焰、王人美等人，還有新中國劇社、劇宣四隊等眾多藝人……而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抗日募捐義演，廣西音樂會及基督教浸信會主辦，地點在樂群社禮堂。由胡然先生任指揮，他的夫人陳玠女士鋼琴伴奏。演出的節目除了抗戰歌曲外，還有黃自作曲、以白居易的《長恨歌》為題材的清唱劇。另有一個鋼琴四手聯彈，由白崇禧的長女白先智及劉崇桂合奏。合唱陣容是廣西（省立）藝術館合唱團及重慶音樂幹班的主力，女聲部有陳笑梅、帥立明、馬鳴鳳、吳祥初、黎明珍、鄧玉華、秦順楨等……如火如荼的抗戰音運，給文化古城增添了燦爛的光輝。」在母親回憶文章中提到的帥立明，與母親同在廣西省立藝術館合唱團女聲部，她給母親的贈言語重心長：「音樂能滌盡人們靈魂的塵灰，順順貞（楨）真摯的小友不忽視她！立明 卅一年初夏於桂林」。

還有幾位同學在贈言中借音樂抒發抗日情懷、青春熱望：「音樂是大眾的藝術！我們要以大眾的利益為利益，大眾的快樂為快樂。順楨！勉之……自強 卅四年冬於壽陽」



●名為「舉岱」的同學的贈言。



●名為「婉娟」的同學的贈言。

血色黎明中的長城謠

吳傳玖



指間歲月

八十年前的那個黎明，歲月以一記驚雷撕開血色帷幕。山河在劇烈的震顫中清醒，古老的東方大地上，烽火如星火燎原，燒遍每一寸肌膚。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神州陸沉，而中華民族，便在這最為慘烈的烽火洗禮中，鑄就了最為不朽的長城——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最終的勝利。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歷史在瀋陽城外寫下第一行血書。柳條湖畔的驚雷，炸裂了長城烽燧中沉睡的巨龍。侵略者的鐵蹄踐踏着長城的脊樑，所過之處，麥浪化作焦土，江河凝為血流。然而，中華民族的脊樑怎可被輕易折斷？長城的石磚上，先輩們用熱血鑄就新的磚石；白山黑水間，抗聯戰士以雪為被，在冰天雪地中唱響不屈的歌謠；平型關外，八路軍的戰刀砍彎了敵寇的刺刀；台兒莊下，中國軍隊將士的血肉之軀築成新的城牆。烽火在城牆磚石間蔓延，如暴雨前的閃電，撕裂夜空；又似春日的野草，在廢墟中頑強生長。無數的血肉之軀，無數的英勇抗爭，匯聚成一股不可阻擋的洪流，向着黑暗的深淵，發出震耳欲聾的吶喊。

南京，這座承載着六朝金粉的古都，在一九三七年冬日的寒風中，淪為人間地獄。長江的波濤在那個十二月的月圓之夜，變成

一片血海。三十萬冤魂，在長江的波濤裏，至今未能安眠。蘆葦叢生的岸邊，白骨鋪就通向和平的路。雨花台下，雨聲落了八十年，那破碎的瓷片堆積着，八十年後仍在訴說那座城池的疼痛。而南京城的冬雨落在長江邊，細密如針腳，縫合着三十萬冤魂的傷口。長江的波濤日夜起伏，像是在低吟着古老的戰歌，那三十萬折斷的翅膀，隨着潮水漲落，化作永遠無法癒合的瘡疤。然而，即便在最黑暗的時刻，中華民族的血脈仍在流淌，不屈的靈魂在廢墟中升騰，等待着破曉的曙光。

終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和平的曙光穿透重重陰霾。白鴿重新棲息在盧溝橋的石獅背上，勝利的鐘聲穿越八十年光陰的霧靄。盧溝曉月依舊皎潔，卻曾見證侵略者的鐵蹄踐踏；南京長江邊的殘垣斷壁上，青苔覆滿，卻仍訴說着三十萬同胞的慘痛遭遇。每一寸土地都銘刻着傷痛，每一滴鮮血都化作不屈的吶喊，在風中凝結成永不墜落的星芒，照亮和平的黎明。

如今，歲月深處，那場血與火的洗禮凝結為歷史長河中的礁石，歲月的浪潮一次次拍打，卻無法磨滅半分。盧溝橋的石獅依舊威嚴，它們以堅定的守望，銘記着那段烽火歲月。南京長江邊

的紀念碑，如一座不朽的豐碑，向世人訴說着歷史的真相。而每一寸土地、每一條河流，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緬懷那場勝利，紀念那些為和平獻出生命的英雄。

當我們站在和平的此岸回望歷史的彼岸，戰火仍在歲月的褶皺裏低語。和平的春筍在廢墟中拔節，歷史的傷痕永不褪色。當歲月的苔蘚覆蓋這道永恒的傷口，仍能聽見槍聲穿透雲層，化作永不墜落的星芒，照亮和平的黎明。我們站在新時代的潮頭，回望那段烽火歲月，心中滿是敬意與哀思。歷史的傷痕提醒着我們，和平得來不易，當倍加珍惜。讓我們以勝利之名銘記歷史，傳承先輩精神，守護和平未來。願英魂安息，願盛世長存，讓和平之花永遠綻放在血色的土地上，承載着先輩們的希望，向着和平的曙光綻放。

八十年，烽火早已熄滅，但那不屈的抗爭精神，早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當我們站在長城之上，望向遠方的山河，心中便明白，那段歷史，早已成為我們前行的力量，指引着我們向着光明的未來，大步邁進。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新華文學》雜誌（季刊）主編）